



周杰伦最新的芭乐情歌《说好不哭》。

互联网一样，数字音乐进入中国的时间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但其真正规模化的商业发展主要在近几年。这其中，以政策、环境和资本等因素作为驱动力，而版权的影响是重中之重。

“2006年国内市面上的CD盗版很猖獗，2008年是互联网盗版猖獗，99%都是盗版。到今天，96%的用户听的都是正版音乐。”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政府关系总监韩旭在谈到中国音乐的正版化历程时不免感慨。数字音乐产品和唱片、CD又有所不同，其盗版的成本要低很多，因此在发展之初才会有如此疯狂的盗版行为。

打击盗版，离不开政府的严厉管控。中国自2010年起开展“剑网行动”，在打击网络盗版、实施知识产权保护上迈出了重要一步。2015年，政府又展开了针对网络音乐传播的最严厉的一次打击盗版和侵权行为，接连出台多项政策，责令未经授权的网络音乐提供商停止服务，以期保护正版音乐所享有的合法权益。在政策严控的风口下，

彼时各大互联网音乐平台都嗅到了市场变革的商机，纷纷开始抢购数字音乐版权，数字音乐平台迎来了真正的商业化时代。因此，2015年也被视作中国数字音乐元年。

这一轮长达10年的版权净化行动，使得国内消费者得以拥有为数字音乐付费的现实土壤。国际唱片业协会（IFPI）发布的《2018年全球音乐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中国录制音乐产业起步较晚，其市场份额在2007年时尚未能进入全球前20。而这一指标在2017年时已进入前十名。当时，IFPI预言未来几年内中国有望进入全球前三。这10年，正是中国大力塑造正规版权的10年。

然而版权带来的不仅仅是付费的可能性。仔细研究如今数字音乐的产业链会发现，传统的音乐生产模式正在被重塑，而这同样离不开版权。以往，音乐创作方（通常由独立音乐人、词曲作者与工作室构成）、音乐录制方、音乐版权方、音乐分发方这四种不同角色共同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而如今，由于数字音乐平台掌握着大量版权，其背后又都是资金雄厚的互联网巨头，所以从录制到版权再到分发，往往都是由平台一家承担。首先，在创作阶段，数字音乐平台开始担任起发掘音乐人、孵化音乐人的作用，例如腾讯音乐人计划、网易云音乐“石头计划”、虾米音乐“寻光计划”等；其次，由于数字音乐平台经过不断正版化的发展，头部平台音乐

实物的数字形态，音乐的传播效应与普及率随之不断提高。艾瑞咨询《2019年中国数字音乐产业研究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数字音乐市场规模为76.3亿元，整体保持较高的增长趋势，预计在2019年就将成为一个百亿级的市场。

提到数字音乐，就不得不提“版权”这一核心概念。和作为载体的

这一轮长达10年的版权净化行动，使得国内消费者得以拥有为数字音乐付费的现实土壤。